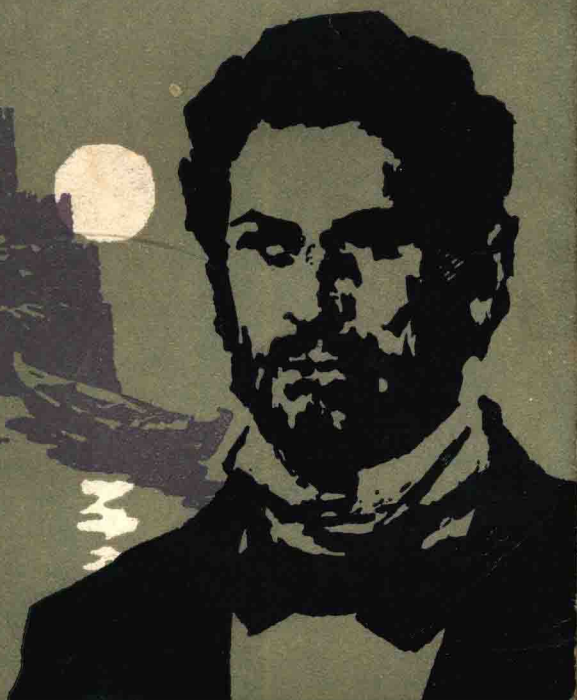


基度山伯爵

大仲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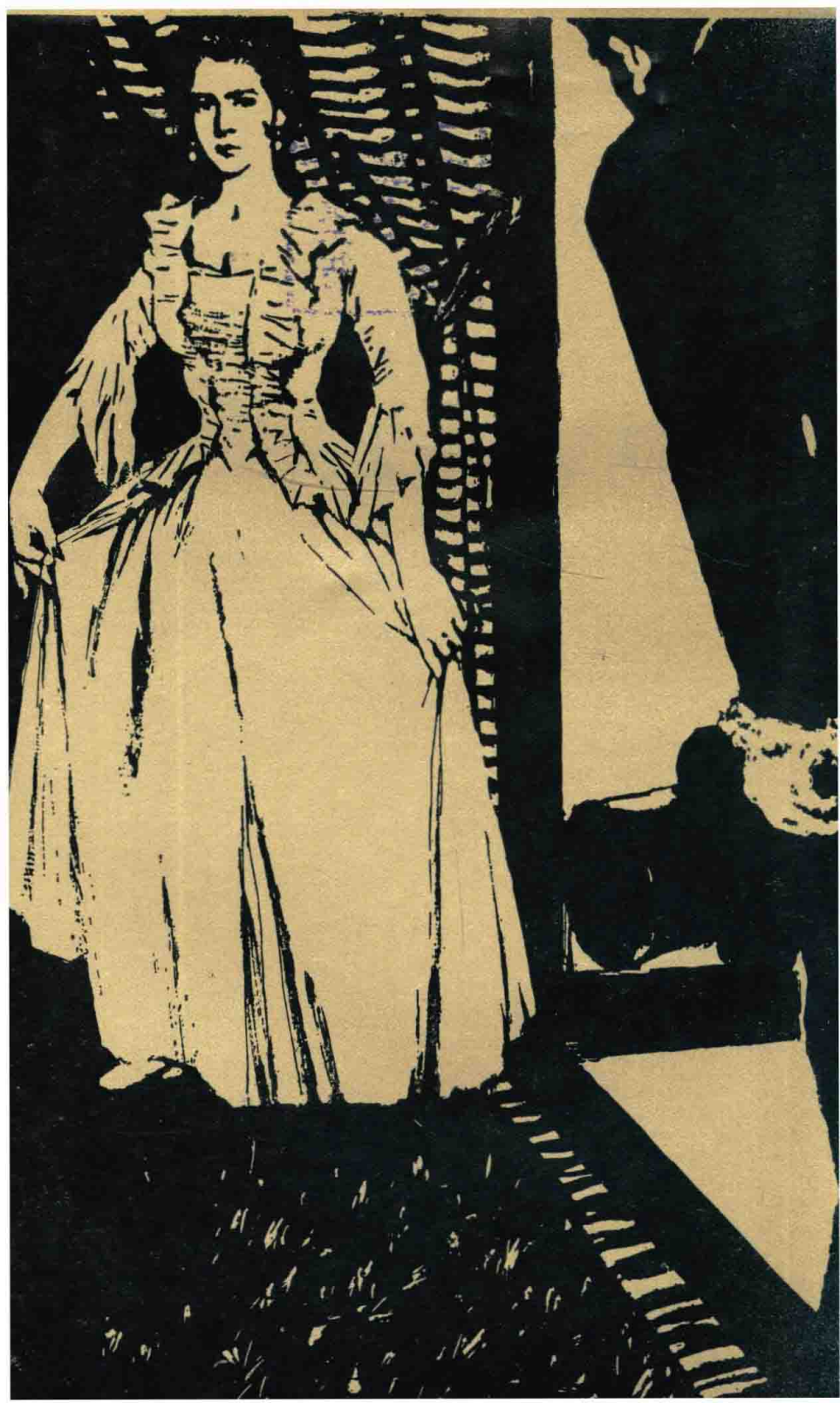


〔法〕大仲马 著

蒋学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371
第三十二章	醒 来·····	401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408
第三十四章	显 身·····	442
第三十五章	锤 刑·····	473
第三十六章	狂欢节在罗马·····	490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511
第三十八章	订期相会·····	531
第三十九章	来 宾·····	540
第四十章	早 餐·····	567
第四十一章	介 绍·····	582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598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604
第四十四章	为亲复仇·····	613
第四十五章	血 雨·····	637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652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669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683
第四十九章	海 蒂·····	698
第五十章	摩莱尔一家人·····	703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715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729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750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一八三八年初，巴黎上流社会的两个青年，阿尔培·马瑟夫子爵和弗兰士·伊辟楠男爵，到了佛罗伦萨。他们是约定来参观那一年罗马的狂欢节的，事先说定由弗兰士充当阿尔培的向导，因为前者最近这三四年来一直住在意大利。在罗马度狂欢节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假如你不愿意在吓布尔广场或凡西诺广场上过夜的话，所以他们写信给爱斯巴广场伦敦旅馆的老板派里尼，吩咐为他们保留几个舒适的房间。派里尼老板回信说，他只有两间寝室和一间内房，在三层楼，租金很低廉，每天只要一个路易。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为了想尽量好好地利用多余的时间，阿尔培就动身到那不勒斯去游览。而弗兰士依旧留在佛罗伦萨。在这儿过了几天以后，他去过那家叫卡西诺的俱乐部，并已在佛罗伦萨的几家贵族家里度过两三个夜晚，在他访问了波拿巴的摇篮科西嘉以后，他忽然想再去访问一下拿破仑的监禁地爱尔巴。

一天傍晚，他解开一艘系在里窝那港内铁环上的小船，跳到船里，用他的披风裹住身体，躺在船里，对船员们说：“开到爱尔巴岛去！”那艘小船象一只鸟儿似的射出了港口，第二天早晨，弗兰士便在费拉约港弃舟登岸。在踏遍了那位巨人所留下的足迹以后，他又在岛上游览了一番，然后重新上船，向

马西亚纳驶去。两小时以后，他在皮亚诺扎上岸，他曾听人若有其事地说过，那儿遍地都是红色的鹧鸪。但打猎的成绩却很坏，弗兰士只射死了几只鹧鸪，而象每一个失败的猎人一样，他回到船上就大发脾气。

“啊，假如大人高兴，”船长说，“您可以有一个绝妙的地方打猎。”

“在哪儿？”

“您看见那个岛了吗？”船长指着一堆耸立在蔚蓝的海面上的圆锥形的东西说。

“嗯，这是什么岛？”

“基度山岛。”

“但我没有在这个岛上打猎的许可证呀。”

“大人无须乎要许可证，因为那个岛上是没有人的。”

“啊，真的！”青年说。“地中海中有一个荒岛真可算是一件怪事了。”

“那是非常自然的，这个小岛是一大堆岩石，岛上连一亩可耕种的地都没有。”

“这个岛是属于哪国的？”

“属于托斯卡纳的。”

“那儿有什么可以打的？”

“成千头野山羊。”

“我想它们大概是舔石头过活的吧。”弗兰士怀疑地笑了笑说。

“不，石缝里有小树长出来，可以啃嫩叶吃。”

“我睡在什么地方呢？”

“在岸上的岩洞里，或是裹了披风睡在船上，而且，要是大人高兴的话，我们打完猎以后可以马上离开。我们黑夜白天都是一样能航行的，假如风息了，我们可以用桨。”

弗兰士离开和他的同伴重聚的日子还早，而对于罗马的寓所又已别无其他困难，所以他就接受了那个建议。一听到他同意了，水手们就互相低声交谈了几句话。“喂，”他问道，“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吗？”

“不，”船长答道。“但我们必须警告大人，那个岛是很麻烦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基度山虽然没有人住，但偶而也被走私贩子和海盗用来作避难所，他们都是从科西嘉，撒丁，或是非洲来的。假如有人去告我们曾到过那儿，那我们回到里窝那的时候，就得被检疫所扣留六天。”

“见鬼！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六天！正巧是上帝创造世界所需要的时间。伙计们，这个时间未免太长一点儿了吧。”

“但谁会说大人曾到过基度山呢？”

“噢，我当然不会说。”弗兰士喊道。

“我也不，我也不！”水手们同声说。

“那末转舵向基度山。”

船长下了几个命令，船头开始向那个岛转过去，不久小船便已朝那个方向驶去。弗兰士等到一切手续都已完毕，当船帆吃饱了风，四个水手已站定了地位，三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然后又重新抬起话头。“盖太诺，”他对船长说，“你告诉我说基度山是海盗的一个避难所，据我看，他们可并不象山羊

那样好玩的呀。”

“是，大人，这是真的。”

“我知道走私贩子是有的，但我想，自从阿尔及尔被攻克，摄政制度被摧毁以来，海盗似乎只是库柏^①和玛里亚特上尉^②的传奇小说中的人物了吧。”

“大人错啦，海盗是有的，正象现在还有强盗一样——大家不是都相信强盗已被教皇利奥十二世消灭了的吗？可是他们每天还在罗马的城门口抢劫旅客。大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六个月前，法国代理公使在离韦莱特里五百步以内被抢的那回事吗？”

“噢，是的，我听说过。”

“好了，那末，假如大人也象我们一样长住在里窝那，您就会时时听到人说，一艘小商船，或是一艘英国游艇，本来是要开到巴斯蒂亚，费拉约港，或契维塔·韦基亚去的，而结果竟没有到。谁都不知道那条船怎么样了，无疑地是触到岩石上沉没了。哼，它所碰到的这块岩石却是一艘又长又狭的船，船上有六个人或是八个人，他们在某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在某一个荒凉的小岛附近上去袭击它，抢劫它，就象强盗在一座树林的拐角上抢劫一辆马车一样。”

“但是，”裹紧了披风躺在小船里的弗兰士问道，“那些遭抢的人为什么不向法国，撒丁，或是托斯卡纳政府去控告呢？”

“为什么吗？”盖太诺微笑着说。

① 库柏(1789—1851)，十九世纪初的美国小说家。

② 玛里亚特(1792—1848)，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小说家。]

“是的，为什么？”

“因为首先他们把帆船上一切他们认为值得拿的东西都搬到他们自己的小船上，然后他们把船员的手脚都绑起来，给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绑上一个二十四磅重的铁球，在帆船底上凿一个大洞，然后他们就离开它。十分钟以后，那艘帆船就开始前后左右地摆荡起来，然后就往下沉，一会儿倾到这一边，一会儿倾到那一边。它沉浮了几次，突然间发出放大炮似的一声巨响——这是甲板里的空气爆炸了。不久，排水孔里就象鲸鱼的喷水口似的窜出水来，帆船发出最后一声呻吟，打几个转转，就不见了，只在海洋里造成了一个大漩涡，于是一切就完了。在五分钟之内，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看到帆船究竟躺在海底的哪一角。你现在懂得了，”船长大笑着说，“为什么没有人向政府去控告，为什么帆船不到港的原因了吧？”

要是盖太诺在提议远征行猎以前讲了这番话，弗兰士在接受他的建议以前大概会犹豫一下，但现在他们已经出发了，他认为后退就是示弱。有些人不会轻率地自甘去冒险，但假如危险临头的时候，却能以泰然自若的冷静态度去对付它，他便是那种人。有些人很镇定果敢，他们把危险看作一次决斗中的敌手，他们计算它的动作，研究它的进攻，他们的后退只是为了喘一口气，并不是表示懦弱。他们懂得一切于自己有利的地方，能一击杀死敌人，他也是那种人。“哼！”他说，“我游遍了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我曾在多岛海^①上航行过两个月，可是海盗或强盗我却连影子都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

① 即爱琴海。

“我讲这篇话给大人听，并不是要您改变计划，”盖太诺答道，“但您问到我，所以我回答您，如此而已。”

“是的，我亲爱的盖太诺，你这番话有趣极了，我希望能好好地回味它一下。驶到基度山去吧。”

风势很猛，小船以每小时六七海里的速度航进。他们正在很迅速地接近航行的目的地。当他们接近那个岛的时候，它似乎象是从海底里升起来的一个庞然大物，透过薄暮余辉里的明净的天空，他们可以辨别出岩石一块靠一块地堆积着，象一座武器库里的炮弹一样，在石缝里，生长着青绿色的灌木和小树。至于水手们，在表面上虽然十分平静，但显然抱着戒心，正非常小心地注视着那展开在他们前面的玻璃一般光滑的海面。海面上只能看到几艘渔船和它们的白帆。当他们离基度山只有十五哩的时候，太阳开始沉落到科西嘉的后面，科西嘉的群山衬托着天空划出鲜明的轮廓，雄劲地呈露着峥嵘的山峰。这座大岩山象巨人亚达麦斯脱^①似的气势汹汹地俯视着小船，它遮住了太阳，而太阳染红了它较高的山巅。阴影渐渐从海上升起，似乎象在驱逐落日的余辉。最后，太阳的余辉停止在山顶上，在那儿逗留了一会儿，把山顶染成火红色，象一座火山的峰顶。然后，阴影渐渐地吞没了山顶，象它刚才吞没山脚一样，而全岛现在变成了一座灰色的山，愈来愈昏沉。半小时后，已经是完全的黑夜了。

幸而海员们走惯这些航路，熟知托斯卡纳群岛一带的每一块礁石，因为在这样的昏黑之中，弗兰士并不是十分安心

① 亚达麦斯脱传说是好望角的鬼灵，他出现于该地向水手预言灾难，见于葡萄牙诗人卡摩安的史诗《路西亚特》。

的。科西嘉早已不见了，基度山也不知隐在何处，但水手们却似乎象大山猫一样，能在暗中看物，而舵手也没有露出丝毫犹豫。太阳落山以后又过去一个钟头了，弗兰士好象觉得在左手四分之一哩路那面看到一大堆黑压压的东西，但认不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为了怕把一片浮云错认作陆地以致引起水手们的笑话，他依旧保持着沉默。突然间，岸上现出一大片光：陆地或许会象一片云，但火光却不会是一颗殒星。“这片光是什么？”他问。

“别出声！”船长说，“那是火光。”

“但你告诉我岛上是没有居民的呀！”

“我说那上面没有固定的居民，但我也说过有时它是走私贩子的港口。”

“并且还有海盗？”

“并且还有海盗，”盖太诺把弗兰士的话重述一遍。“就为了那个理由，我才吩咐驶过那个岛，因为，您也可以看到，那火光是在我们的后面了。”

“但这个火光，”弗兰士又说，“在我看来，倒不是使我们应该警戒而是应该使我们放心的，凡是不愿意被人看见的人是不会举火的呀。”

“噢，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盖太诺说。“假如您能在黑暗中猜到这个岛的方向，您就会知道，那一片火光从侧面或从皮亚诺扎岛那边看过去是望不见的，只有从海上才看得到。”

“那末，你以为这一片火光等于宣布有不速之客在那儿吗？”

“那正是我们必须确定的事。”盖太诺回答，他的眼睛盯着

这颗陆上的星。

“你怎么去确定呢？”

“您一会儿就知道了。”

盖太诺和他的伙计们开始商量。经过五分钟的讨论以后，就采取了一种行动，使小船掉过头来。他们朝来时的方向回转去，几分钟以后，火光不见了，已被一片隆起的高地遮住了。舵手又改变小帆船的方向，船便急速地向岛靠拢去，不久就进入离岛五十步的距离之内。盖太诺扯落船帆，小船就不动了。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做完的，自从他们改变方向以来，就不曾说过一个字。

这次远征行猎是盖太诺建议的，所以他自动负起全责。四个水手的眼睛都盯在他的身上，同时并把他们的桨准备好，以便随时可以划开去，关于这一点，靠了黑暗帮忙，大概是不难办到的。至于弗兰士，他以极端冷静的态度检查了一下他的武器。他有两支双铳枪和一支马枪，他装上子弹，望着枪机，静静地等着。这时，船长已脱掉他的背心和衬衫，紧了紧他的裤子；他本来是赤脚的，所以根本没有鞋袜可脱。这些步骤完成以后，他用手指放在嘴唇上作了一个要大家保持静默的暗号，就无声无息地滑入海里，极其小心地向岸边游过去，没有发出一丝最轻微的声音。只有从那条发磷光的水痕才能追踪到他。这道痕迹不久也不见了；显然他已到岸了。在半小时内，船上的每一个人都一动不动，当那道同样发光的痕迹又出现时，他用力划了两划就又回到船上。

“怎么样？”弗兰士和水手们齐声问。

“他们是西班牙走私贩子，”他说，“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

和他们在一起。”

“科西嘉强盗怎么会和西班牙走私贩子一起在这儿呢？”

“唉！”船长用基督教徒那种极其慈悲的口吻回答说，“我们应该永远互相帮助。强盗常常被宪兵或马枪兵逼得走投无路。嘿，他们看到一条小船，而船上是象我们这样的好人，他们就来要求我们庇护。对于一个被迫得走投无路的可怜虫，你怎么能拒绝帮忙呢？我们就收留了他们。而为了更安全起见，我们就驶到海上来。这并不破费我们什么，但却救了一个同类人的性命，或至少是救了他的自由，而他，一有机会就会报告我们，指示一个安全地点，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货物顺顺利利地卸到岸上。”

“啊！”弗兰士说，“那末你偶而也走私的了，盖太诺？”

“大人，人总得样样都干一点，我们总得要生活的呀。”对方带着一个难以形容的微笑回答。

“那末你认识基度山上现在那些人的罗？”

“哦，是的，我们水手就象是互济会会员^①，可以凭某种暗号互相认识的。”

“假如我们上岸去，你以为不要紧吗？”

“一点都不必怕！走私贩子不是贼。”

“但那两个科西嘉强盗呢？”弗兰士说，心中计算着危险的可能性。

“哦！”盖太诺说，“他们做强盗可不是他们的错，那是当局的错。”

① 一种秘密团体，以友爱互助为目的，最早发源于石工工会。

“怎么会呢？”

“他们所以被迫得走投无路，是因为‘摘了一个瓢儿’，而当局似乎认为科西嘉人的天性里不该有为自己复仇的念头似的。”

“你这‘摘了一个瓢儿’是什么意思——暗杀了一个人吗？”弗兰士继续追根究底地说。

“我的意思是他们杀了一个仇人，那和普通的暗杀就大不相同了。”船长答道。

“好吧，”青年说，“那末我们去求这些走私贩子和强盗的庇护吧。你想他们肯不肯？”

“一定肯的。”

“他们有多少人？”

“四个，加上那两个强盗，一共六个。”

“正和我们相等，那末他们假如要捣蛋，我们也能够抵挡他们。我最后一次对你说：驶到基度山去吧。”

“是，但大人得允许我们采取某种预防的措施。”

“只管做吧，要象涅斯托^①一样的聪明和尤利西斯^②一样的慎重。我不但允许，而且还鼓励你这样做。”

“那末，别出声！”盖太诺说。

每一个人都不再作声。象弗兰士这样一个能认清事物的真相的人，知道他所处的地位的确很重要。他现在是孤零零地独自和一群水手在黑暗里，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没有理由要尽忠于他；他们知道他的腰带里藏着几千法郎；他们曾屡次

①② 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时代的部族首领，事见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查看他的武器，他那儿几支枪是非常漂亮的，当他们查看的时候即使说并不带着嫉妒，至少却充满着好奇心。在另一方面，他就要上岸了，而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再无其他任何的保护，这个岛虽然有着一个非常富于宗教意味的名字，但在弗兰士看来，除了感谢走私贩子和强盗的庇护以外，似乎并不比基督被钉死的髑髅地更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帆船被凿的那种故事，在白天象是难以相信的，但在夜里想来却似乎非常可能。处在这两种想象的危险之间，他不敢把眼睛离开船员，或把他的手离开枪。

然后，水手们又扯起了帆，帆船又破浪前进了。弗兰士的眼睛现在比较习惯于黑暗了，他可以从黑暗中辨别出小船顺着它航行的那个花岗石的巨人；然后，转过一块岩石，他看到了明亮的火光，火光周围坐着五六个人。火焰照亮了一百步以内的海面。盖太诺沿着光圈的边缘航行，小心地使船保持在光线之外；然后，当他们驶到火光正面的时候，他就笔直地驶入光圈的中心，口里唱起一曲渔歌，他的伙计们也同声合唱。歌声一响，坐在火堆周围的人就站起身向登岸的地方走过来，他们的眼睛死盯着小船，显然是判断来势和推测来意的。不久，他们象是满意了，就回到（只有一个人还站在岸边）他们的火堆那儿，火堆上正烤着一只整个的野山羊。当小船进入距岸二十步之内时，滩头上的那个人就把他的马枪做了一个哨兵遇见巡逻兵的姿势，并用撒丁语喊道：“哪一个？”弗兰士冷静地把手指按在枪机上。盖太诺和这个人交谈了几句，这几句话那位游客虽然不懂，但一听便知是在讲他。

“大人愿不愿意通名报姓？”船长问。

“我的名字不能讲出来，只说我是一个来游玩的法国旅客就得了。”

盖太诺把这个答复传达以后，哨兵就对坐在火堆周围的一个人发了一声命令，那个人就站起来消失在岩石堆里了。谁都没有讲话，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忙着他自己的事——弗兰士忙着作上岸的准备，水手们忙着收帆，走私贩子们忙着烤他们的野山羊——但在这一切互不相关的动作之中，他们显然互相在打量对方。那个走开的人突然从他离开的那个地方的对面回来了；他用头向那哨兵示意，那哨兵就转向小船，说出“S’accomodi”这个字。“S’accomodi”这个意大利字是无法翻译的，它的意义同时包含着：“来吧，请进，欢迎光临，只当在你自己家里一样，你就是家主了。”这个字就象莫里哀^①那句土耳其语一样，使那些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大为吃惊，因为它所包括的事物太多了。水手们不等第二声邀请，用桨猛划四下就已到达岛边。盖太诺一跃上岸，和那哨兵交谈了几句，接着他的伙计们也上岸，最后才轮到弗兰士。他把一支枪背到自己的肩头，另一支由盖太诺捧着，而他的马枪则由一个水手拿着。他的服装半似艺术家，半似花花公子，并没有引起对方的怀疑，因此也没有惹起什么不安。小船已系在岸边，他们向前走了几步，找到了一个舒服的露宿地点，但他们所选择的地点显然不合那个当哨兵的走私贩子的心意，因为他大声喊道：“请你们别在那儿。”

盖太诺低声地道了一声歉，向对面走去，有两个水手已在

①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作品中有一部名叫《醉心贵族的小市民》。